

新史學序

民國九年的夏天，我擔任北京大學校史學系的主任，那時我看了德國 Lamprecht的近代歷史學。他的最要緊的話，就是：『近代的歷史學，是社會心理學的學問。現在歷史學新舊的論爭，就是研究歷史，本於社會心的要素？還是本於個人心的要素？稍嚴密一點說起來，就是歷史進程的原動力在全體社會？呢還是在少數英雄？』Lamprecht的意思，以為歷史進程的原動力，自然在全體社會；研究歷史，應當本於社會心的要素。所以研究歷史，應當以社會科學為基本科學。我那時就把北京大學史學系的課程，大加更改。本科第一二年級，先把社會科學學習，做一種基礎——如政治學、經濟學、法律學、社會學等——再輔之以生物學、人類學及人種學、古物學等。特別注重的，就推社會心理學。然後把全世界的史綜合研究，希望我們中國也有史學的發展。那時史學系中又有歷史研究法一課，就請金華何炳松先生擔任，何先生用美國 Robinson所著的新史學原本做課本，頗受學生歡迎。我那時就請何先生

把新史學譯做中文，使吾國學界知道新史學的原理。不到一年，新史學一書果然譯成，何先生就叫吾做一序。

我看新史學全書，共分八篇：其中一、新史學、二、歷史的歷史、三、歷史的新同盟、八、史光下的守舊精神，這四篇最重要。四、思想史的回顧、五、普通人應讀的歷史，這兩篇次之。六、羅馬的滅亡、七、一七八九年的原理，這兩篇又次之。他最要緊的話，在第一篇裏，他說：『新史學這樣東西，總可以應付我們日常的需要，他一定能夠利用人類學家、經濟學家、心理學家、社會學家，關於人類的種種發明……這部書所以叫做新史學的緣故，就是特別要使大家知道……歷史的觀念同目的，應該跟着社會同社會科學同時變更的。』在第二篇裏，他說：『歷史家始終是社會科學的批評者同指導者，他應該將社會科學的結果綜合起來，用過去人類的實在生活去試驗他們一下。』我看 Robinson 這部書，都是消極的話，——都是破壞舊史學思想的說話。他積極的話，——建設新史學方法的說話，——就是第三篇全篇和我上面所舉的那幾句話。其中尤以『應該將社會科學的結果綜合起來，用過去人類的實在生活去

試驗

這句話爲最簡括切實。我讀了這幾句話，差幸對於北京大學校以學系的課程改革的尙不算錯。

Robinson 在他新史學第二篇裏，還說：『德國 Hegel 的歷史哲學，將人類最高的地位給與他的同胞，所以德國人異常傲慢……因此歷史的研究同著作，就有一種民族的同愛國的精神貫注在裏面。』又說：『從古代到十九世紀初年，歷史家研究歷史，很是用心的批評的以教訓或娛樂讀者爲目的。但是沒有一個可以說是科學的。在歷史裏面，要想發見政治家或軍事家的模範，要想推翻異端的神道，要想說明舊教徒是對的，或者新教徒是對的，要想說明世界精神實現自己的步驟，或者要想說明自由是從德國森林裏面出來的，永遠不回去——這幾種目的，雖然有時研究得很深奧，却是非科學的。』Hegel 的歷史哲學有一種民族的和愛國的見解，自然和從前的舊史學一樣，都應當排斥的。但是 Hegel 的歷史哲學雖然應當排斥，歷史哲學一科和別種科學一樣，常常進步的，是不應當排斥！有人說：『德國自 Hegel 以後，沒有歷史哲學，所以歷史哲學是沒有什麼價值的。』不知道德國自 Hegel 以後，

還有幾個歷史哲學的大家。一九一二年美國 Robinson 新史學出版以後，德國 Mehlis 就有一大部歷史哲學出版。Hegel 是浪漫主義的歷史哲學，Mehlis 是新理想主義的歷史哲學，他們的主義是很不相同的。

Mehlis 的歷史哲學分爲三部：第一部、歷史哲學的問題，即歷史和普通史的理論。其中一、歷史哲學及其問題一般的性質；二、哲學的概念；三、歷史的概念；四、歷史論理學問題；五、歷史的價值論問題；六、普遍史問題。第二部、歷史哲學的歷史。第三部、歷史哲學的體系，即普遍史內容上的構造。其中一、歷史的事象意義；二、普遍史的過程上一般的構造；三、宗教的發達；四、藝術的發達；五、哲學的發達；六、道德的國家的發達。這部書實在是科學的。雖然是歷史哲學，他的實質實在是一種社會哲學。這部書的內容都是積極的說話，於研究史學的人，很有實際的利益。不過這部書說理很深，未曾研究過社會學哲學，不能領會的。

我國現在的史學界，實在是陳腐極了，沒有一番破壞，斷然不能建設。何先生譯了 Robt 是很合我國史學界的程度，先把消極的方面多說些，把史學界陳

腐不堪的地方摧陷擴清了然後慢慢的想到積極的建設方面去。所以何先生譯了這部書是很有功於我國史學界的。

還有一層，Robinson 的新史學第六篇，主張歷史是連續的，說明斷代的不妥，把歷史的時間須連貫；Lamprecht 和 Mehlis 都主張歷史是全人類的，國別史斷不能完足歷史的功能，所以二人都歸宿到世界史或普徧史，把歷史的空間須連貫。照這樣看來，美國的學說和德國的學說兼收並蓄，那末可以達到史學完善的目的；而且他們的學說殊途同歸，都歸到社會科學那方面去，可見學問是斷不可分國界的。我國史學界總應該虛懷善納，無論那一國的史學學說，都應當介紹進來。何先生譯了這部書，爲我國史學界的首唱者，我很望留學各國回來的學者，多譯這種書，指導吾國史學界，庶幾不負何先生的苦心呵！

民國十年八月十日 海鹽朱希祖謹序

譯者導言

James Harvey Robinson 博士爲從前美國 Columbia 大學的歷史教授。他的歷史知識，很淵博的；他的史學思想，很新穎的。他著有多種歷史的著作。就中最著名的，就是同 Breasted 同 Beard 兩教授合著的歐洲史大綱二卷；同 Beard 合著的近世歐洲發達史二卷；近世歐洲史料讀本二卷；獨著的中古近世史一卷；歐洲史料讀本二卷。至於新史學這部書，爲博士最近名著之一。自從一九一二年出版以來，風行一世，實在是博士數十年來研究同教授歷史的結果。書分八篇，各篇統是一種演講稿的性質，自成統系的。現在我先將這本書的內容，大略同讀者述了一遍。

第一篇是說明新史學的意義，他的大意如下：

歷史的意義是很廣的。歷史的材料是很雜的。舊日歷史家對於選擇史材，實在不甚妥當。例如敘述學問復興時代的歷史，不說明 Dante, Petrarch, Lorenzo 是什麼人，偏敘南部意大利的朝代戰爭。又如敘述十八世紀的歐洲史，不說明法國革命的

由來、偏敘奧大利國務大臣的更迭。又如敘述法國革命、不說明他的起源、偏敘那時候各封土間的紛糾。總而言之、從前的歷史家差不多專以敘述人名地名爲極則。他們以爲有了一個人名地名的大綱、就可以做歷史知識的根本；其餘枝葉、日後添加不遲。其實研究歷史的、並沒有專記人名地名同時期的必要。舊日歷史家又有偏重政治史的毛病。實則政治一端那能概括人類活動的全部呢？此外還有一種專述驚心觸目的事實的趨向。其實歷史這樣東西、並不是小說；而且幾件特別的事實、斷不能代表人類各種事業的全部。又有以爲人類是處於一治一亂的循環裏面的。歷史家對於亂事津津樂道、對於平時輕輕略過、以爲研究各種制度的和平進步、是專門學者的事業、不是普通人所可能的。其實各種制度的發達、可以使他生出興趣來。研究歷史的祇要敘述可以說明人類進步的事實、刪去無關宏指的軼聞、那就好了。

至於歷史的功用、在於幫助我們來明白我們自己同人類的現在及將來。從前以爲歷史是前車之鑒、這是不對的。因爲古今狀況斷不是一樣的。就個人而論、我們要明白我們自己的現在、我們不能不記得我們自己的過去。歷史就是個人記憶的推

廣。我們要研究歷史，並不是因為過去可以給我們種種教訓，實在因為我們可以根據歷史的知識來明白現在的問題。因為唯有歷史，可以說明現在各種制度。現在社會改良的潮流，一日千里。我們要想有點貢獻，必先明白現在的狀況；要明白現在的狀況，必先知他們的來歷。這本書所以定名為新史學的緣故，就是要打破俗套，去利用各種新科學上的新學說；而且要使歷史同入各種學問革命的潮流裏面去。

第二篇是說明史學觀念的變遷，他的大意如下：

自古至今，歷史的觀念已經過許多的變化了。到了現在，史心的發達可謂盛極了。歐洲上古時代的歷史家，雖然能夠秉筆直書，沒有什麼宗教的臭味；但是太偏重文學的方面；所以歷史幾乎變成文學的附屬品。

自從基督教傳入歐洲以後，歷史就脫去文學的衣裳，穿上宗教的大褂。基督教徒以為歷史是一種人類善惡相戰登天入地的說明書。他們總算能夠發明一種貫注歷史的精神。但是犧牲太大了。有關基督教的事實，雖小亦大，雖輕亦重；無關的，雖大亦小，雖重亦輕。Augustine 所著的上帝之城，同他的弟子 Orosius 所著的通史，就

是兩個例。歷史上宗教的臭味，在學問復興以後，還是很盛。Bossuet 的著作，就是明證。宗教改革以後，無論新舊教徒，還是利用歷史來做宗教戰爭的武器。如新教徒所著的 *The Magdeburg Centuries* 一書，同 Baronius 所著的歷史，就是這兩派的代表。到了現在，歷史界還沒有完全脫離宗教的束縛。Janssen 的德國民族史，就是一個最著的例。

但是自從十六世紀以來，已經有許多歷史家想脫去歷史的宗教衣裳，現出他本來的世俗面目。Machiavelli 同 Guicciardini 就是代表。到了十八世紀有 Gibbon, Voltaire, Hume, 這班人，不但要使歷史變成世界的，而且要代他再穿上文學的衣裳。Bolingbroke 在十八世紀的時候說，歷史是哲學的實例，可資借鏡。這句話是不對的，我們上面已經說過。Voltaire 著過一部歷史哲學，同一部各國民風俗精神史，以攻擊當日宗教同制度為宗旨，所以沒有十分批評的精神。Herder 著了一部歷史哲學，同一部對於人類史的觀念。他以為人類的進步，有一定的定律。他實在是一個傳奇派的先驅。

自從十八世紀中葉以後，歷史的新興味發生了，最著的就是 Montesquieu 的法意。因此激起了後代憲法史的研究。法國革命初年，史學方面有一種大同主義。革命以後，忽然激起一個民族主義來。這個主義在德國方面尤其發達。因此就有很著名的 Hegel 歷史哲學的出世。他說歷史上有一個世界精神，這個精神就寄在德國人的身上。這個學說大大激起歷史上愛國的觀念。最著名的德國史材集成 (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)，不久就出版了。從此德國的歷史家如 Ranke, Dahm 這班人，就執世界上歷史界的牛耳。政治史這種東西就成為盡美盡善的歷史。

但是上面所述的種種歷史觀念，沒有一個可以說是科學的。自從近來歷史抱有科學的野心以後，就生出兩個結果來：第一，就是我們對於過去的史料，加以嚴密的批評。第二，就是著述歷史，秉筆直書。但是批評材料同秉筆直書兩件事體，不過是歷史科學化的初步，並不是科學化的歷史本身。科學的特點是：(第一)注重普通的人同普通的事；(第二)發現同應用天然的定律。新科學中最初有影響於歷史的，要推經濟學。Karl Marx 說，唯有經濟的解釋可以說明過去。這句話雖然不免過當，但是

能夠注重歷史上最普通的而且永久的原質、實在難得的很。後來科學家裏面，很想將歷史變爲純粹科學的人，最著的例，就是 Buckle 的文明史。他以為人類進化、有唯物的同唯心的兩種定律。不過他同 Marx 不同，以為歐洲文明發達的很，所以唯物的定律已不適用。但是我們要知道，歷史所謂科學、同化學物理所謂科學，是不同的。人類的慾望同思想如此複雜，歷史的材料如此殘缺，Buckle 同 Draper 這班人的夢想，當然沒有達到目的的時候。我們知道世界上有人類，至少已經有三十萬年了。我們普通所謂古人，實在是我們的同輩。Buckle 這班人並不知道這一點，所以他們要研究人類進步的定律，實在是「坐井觀天」。總之，我們要知道歷史所以不能成爲純粹科學，並不是歷史家的罪過，實在因爲歷史的材料同他種科學的材料不同的緣故。

歷史要變爲科學的，必先變爲歷史的才可——就是說，研究歷史不但研究歷史的「然」，而且要研究歷史的「所以然」。十九世紀以前的歷史家，統是沒有人類進步的觀念的。到了現在，我們才知道世界是一個變化的東西。各種制度統是多年

進步的結果。「歷史的繼續」是一個科學的真理。研究變化的程序，是一個科學的問題。這就是歷史同文學不同的原因，亦就是歷史所以升為科學的緣故。

近來有人說，現在各種科學各有歷史，歷史本身恐怕要瓜分盡了。其實歷史的分工研究，不但不會將歷史瓜分了；而且同歷史本身，有相得益彰的妙用。而且各種分類研究的結果，斷不能概括人類活動的全部。融會貫通的責任，還是要歷史家獨負的。

第三篇是說明歷史同各種新科學的關係，他的大意如下：

歷史不能不常常重編的。但是重編了，就算了事了麼？普通以為歷史是一成不變的，史材是有一定範圍的。這種觀念，統是謬誤得很。第一，要知道歷史的本身，就已有的一種變化。第二，要知道歷史的進步，必得他種科學的幫助才行。十九世紀中葉以前的歷史，或者附屬於文學，或者附屬於神學，或者被人利用去激起愛國的熱誠。自十九世紀中葉以後，歷史方面有了四種新事業：第一，批評史材。第二，秉筆直書。第三，注重普通。第四，破除迷信。但是這幾種事業，不過史學進步的條件，不是進步的程序。近

來新學問裏面的發明，最有影響於史學的，就是史心。這個史心，我們研究歷史的人，不但不能發明他，而且人家發明以後，我們還不知道去利用他。此外還有不是歷史家發明的二個重要的歷史學說：一是動物學家 Darwin 的人類進化之說，一是地質學家 Lyell 的人類甚古之說。不料今日歷史家還有不承認這種學說是有關歷史的！

其實這種學說，比之最有名的歷史學說，還要有影響。研究歷史的人，應該急起直追，去利用新科學裏面的新學說才好。所謂新科學，就是人類學、古物學、社會同動物心理學、同比較宗教的研究。普通以爲未有記載以前的歷史，可以不必研究的。誰知道未有記載以前，早有人類；而且非記載的史料，有時比記載的，還要可靠。所以研究歷史的人，不研究原人學等，就失去一種正確的歷史眼光了。有人說現在的蠻族，無異我們同時的祖先；那末我們要明白古代人類的狀況，就不能不研究現在的人類學。至於研究比較的宗教，可以明白各種宗教的起源。

至於研究社會心理學，可以使我們明白人類文化傳播的原理。人類是從動物進

升而來的。人類同動物肉體上相同的地方，近世比較解剖學已經證明。人類心理上，亦何嘗沒有動物心理的遺跡？所以我們不能不研究動物心理學。普通以爲研究歷史的人，那有許多工夫去研究這類科學。其實我們不必要做人類學或心理學的專家，才能利用各種新學說的。各種新科學對於人類的事業，雖不免有武斷的地方；但我們斷不可因噎廢食的。

第四篇是說明歐洲思想的變遷，他的大意如下：

Bacon 說，我們如今還沒有思想史的著作。現在離他說話的時候，已經三百年了，但是還沒有一本好好的思想史。普通歷史家的注意思想史，有一件事實可以證明他——這就是 Draper 的思想發達史一書，雖然一無可取，居然久受大眾的歡迎。同時有 Lecky 的歐洲唯理主義之興起及影響一書，雖然比較的好，但是祇述最近的三百年。第三部就是 White 的科學與神學之戰爭，可惜書中以攻擊神學謬誤爲主。Stephen 的十八世紀英國思想史同 Benn 的十九世紀英國之唯理主義，統是很好的著作。Merz 的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史，尤稱傑作。最近 Taylor 又著了一部

很好的中古心理。但是以上諸書，無論好不好，就限於一個時代的，不是思想的通史。其實要著一部思想史，不是不可能的。不過要注重知識的獲得同傳播方面罷了。

我們知道人類的心理，本來同動物差不多。最古人類的知識怎麼樣，我們祇能根據遺物來斷定他。到了埃及時代，人類才有真正的知識。至於狹義的知識生活，實始於紀元前七世紀的希臘人。自從 Aristotle 同 Plato 出世以後，知識生活好像很成熟了，無以復加了。到了 Alexandria 期，希臘知識並沒有增加；只有訓詁一類，倒很豐富。羅馬帝國的末造，希臘精神衰歇了，中古思想發生了。深信超自然的，反對理想的新 Plato 學派的出世，就是知識破產的特徵。剛到這個時候，基督教義乘虛而起。不從實際上去求知識，專從知識裏去求知識，所以終究失敗。十二十三世紀中，有學校哲學派的興起，頗具希臘的精神。他們專門研究 Aristotle 著作的譯本，但是懂得的人很少。而且尊崇太過了，反足阻止知識的進步。十五世紀的時候，古學復興了。但是希臘精神並沒有重新發見。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，並不是一種思想的革命。新舊的主張同迷信，還是「一邱之貉」，於知識上並沒有什麼貢獻。

十六世紀末年的 Montaigne 很能表出一種希臘的精神。自從十七世紀初年以後，思想的革命開端了。首領就是 Bacon。他是第一個實驗哲學家，打破尊古舊習的第一人。Descartes 比他還要進一步，他的方法論，就是一篇脫離過去的獨立宣言書，從此西歐一帶的批評精神，異常發達。如 Locke, Spinoza, Bayle, Burnet, Blount, Herbert, 這班人，統是批評大家。十八世紀中葉以前，各種科學的根基統建設起來了。知識從此進步了，迷信亦從此打破了。

但是如今還有人說，我們的知識還不能超出希臘人之上。這句話是不對的。近世知識裏面，至少有五個超過希臘人的特點：第一，就是實驗科學；第二，就是進步的觀念。到了十九世紀，再加上三個：就是第三，尊重普通人——就是普通所謂民主精神。第四，工業革命。有了這個革命，思想上就生出兩種研究的新資料——改良社會，同增進人類的幸福。第五，進化的觀念——這是哲學革命的最高點。這統是近世知識超過希臘人的地方。現在爲提倡社會改良時代，思想史是很重要的。因爲要改良社會，必先改變思想；要改變思想，必先明白思想的變遷才行。

第五篇是說明工界中人應讀的歷史，他的大意如下：

現在爲民主精神最發達的時代，所以普通教育很是要緊。從前的教育，不是爲普通人設法的；對於普通的工藝，亦很不注重的。自古代希臘以後，就是如此。我們應該快將教育同生活聯絡起來。現在受教育的人，大部分是將來從事於工業方面的人。他們應該讀那種歷史呢？普通的歷史教本，多重政治，在工業學校裏是不適用的。

現在從事工業的人，在社會上居大多數。他們應該有一種明白自己職業的知識才好。現在工廠的生活，乾燥無味；工人對於自己的責任，太不明瞭。唯有歷史可以救濟這種毛病。因爲歷史可以使他們知道社會的進步，同他們所負的責任；而且可以說明工業怎樣發達出來。最初人類的工藝，恐怕比動物還要笨。不過人類能夠用腦力同器具，而且能夠將各種工藝遺傳下來，所以慢慢的超出動物之上。最古人類的遺物，就是石器，可見人類的歷史始於工業。埃及時代，人類才有文字。埃及人好像很注重工商業的樣子。希臘的工藝亦很發達。但是他們很看不起手藝這種工作，以爲這是奴隸的事業。羅馬時代的工藝，同希臘差不多。自從十二世紀城市發達以後，做